

春秋時代之穢、孤竹、柂由、義渠

陳 槩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無穢、孤竹、柂由與義渠，然不可謂春秋時代無其國也。今依春秋大事表例作穢、孤竹、柂由、義渠四國表，頂格書之。附以考異，則另行低格以別之。鄙人有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之作，此其四事也。

穢

[國] 穢。

逸周書王會：『成周之會……穢人前兒』（一八六）；管子小匡：『桓公曰：余……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八、十七下）。

或作『蕪』，見漢書武帝紀、食貨志等（參下『存滅』）。

或作『濊』。同上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二八下、六十下）；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自配五帝……烏桓、濊貊，咸來助祭』（二、四一五上）。

或作『獮』。廣韻去聲廢第二十濊：『濊貊，夫餘國名。或作獮猶』（三七一上）。

蓋亦或作『追』。毛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其追、其貉。奄受北國，因以其伯』。陳氏傳疏：『追，未聞。疑追、貉卽穢、貉。追、穢聲相近。孔晁注逸周書王會篇：『穢，韓穢，東夷別種。服虔注漢書武帝紀：『穢貉在辰韓北、高句驪、沃沮之南，東窮於大海。此卽鄭箋所謂「追、貉爲獮猶所逼，稍稍東遷」者歟？』（二五、三九）。蒙文通曰：『濊，蓋卽韓奕「其追、其貉」之追，於西周與貊並盛。貊之東徙，追亦東徙爲濊。管子小匡……（文已前見）。追來燕之近地，

於齊桓之世已爲濊名。再東遂國於後之夫餘，又東至於海，曰濊貊。……後賢或以追爲赤狄魄姓之魄，或以爲晉受封懷姓九宗之懷。聲韻之道，固可無所不通。然若以鄭氏之說衡之，則事有未可。蓋獫狁既爲後之北狄，追、貉爲獫狁所逼而東遷，獫狁爲狄而逼人，則狄之魄姓，不可解爲被逼之追明也。若曰懷姓九宗，事亦未可。晉受之懷姓，安得復爲韓受之北國？則似以追爲濊，庶乎近之』（古代民族移徙考。禹貢七卷六、七合期葉三五、三六）。

或作『薺』。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薺國，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郭注：『薺音口僞反』。箋疏：『薺國，蓋卽濊貊也。後漢書烏桓傳云：其土宜穄及東牆。今穄似黍而大，卽黍之別種也。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穄，大黍也。東方地宜穄黍，故茲篇所記，竝云黍食矣』。又曰：『經言皆獸，而云使四鳥者，鳥獸通名耳。使者，謂能馴擾役使之也。秋官司寇職云……貉隸掌役服不氏，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秋官記其養鳥獸，荒經書其使四鳥，厥義彰矣』（十四、三）。

舊籍之于穢、貊，往往混淆不分。後漢書東夷扶餘國傳：『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八五、三）；三國魏志東夷夫餘傳：『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也』（三十、二三下）。夫餘本濊地，故有濊城、有濊王之印，而魏志乃云『濊貊之地』。又以『穢貊』連稱，如管子小匡：『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已前見）；史記匈奴傳：『東接濊貉、朝鮮』（五十、二一上）；貨殖傳：『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六九、二一上）。兩漢書、三國魏志等，詞例亦習見。注家因亦謂穢貊是一國，史記匈奴列傳『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貉卽濊也』（一百十、十）；又主父偃傳『略濊州』，索隱：『濊州，地名，卽古濊貊國也』（五二、二三）。

今案後漢東夷濊傳：『耆老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八五、九下。魏志東夷濊傳同〔三十、三五下〕）。又句驪傳：『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八五、六下。魏志高句麗傳同，不別作句麗傳）。又高句驪傳：『東夷相傳，目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八五、六上。魏志本傳作：『東夷舊語，以爲扶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而性氣、衣服有異』〔三十、二六上〕）。又夫餘國傳：『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

地也』（八五、三上、下。『本濶地』，魏志本傳作『本濶貊之地』。案夫餘數代相傳之印言「濶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濶城，並見本志本傳，則後漢本傳云「本濶地」是。魏志云「本濶貊之地」者，衍「貊」字）。

合上引數事觀之，則句驪與高句驪爲二（傅師曰：『王莽改高句驪爲下句驪，明高爲形容詞，冠于句驪之上者。推尋此意，當由於句驪有若干部落，其居山地者曰高句驪，以別于其他句驪諸部。且後來之高句驪國王爲高氏，更足明高之一字不與句驪爲一詞』〔詳東北史綱一一八〕）。高句驪爲夫餘別種，夫餘本濶地，則高句驪者，濶之別種也。濶傳言與句驪同種者，與高句驪同爲濶種也。若句驪者，高句驪之別部，名貊。蓋其種族大同而小異，統稱之則曰穢貊，而其實則穢與貊未嘗無別也。先秦舊籍或曰穢、或曰貊、或曰穢貊者，各有所當，非卽穢即貊也。

復次韓突之詩『其追、其貊』，陳、蒙二氏釋『追』爲『濶』，說當近是。蓋穢、貊皆東北夷，彼此間有種族上之連系，抑且繁盛，而分布亦廣。先秦兩漢之書往往穢、貊並稱，其故在此。詩亦以追與貊並稱，則穢、貊之爲強族，自古已然矣。然以詩之文法論，曰『其追、其貊』，追之與貊，固是二事，亦卽穢之與貊不可以爲一事審矣。

東夷也。文已前見。

[爵]

[姓]

[始封]舊籍：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濶，朝鮮東境一部族，故箕子教化，迹象可求。然此一部族，當時或別有君長，亦未可知。

後漢東夷濶傳：『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濶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見尚書大傳〔御覽七八四四東部朝鮮條引〕、史記宋世家。漢書地理志八下二作『去之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織；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目籩豆。……』（八五、九上。同上漢志說同，于八條教略有敍述，然亦不詳備）。

傅師曰：『夫餘、高句驪、沃沮、濶貊諸部人，飲食皆用俎豆，與中國同；其居處皆城柵。雖或爲大國（夫餘），或爲部落（濶貊），要非游牧。此爲歷代東夷與北狄之絕對不同處，亦卽東夷生活近于中國別于朔漠部族之最要點。……此若

干部族中，似以濶貊之中國化爲最著，不特用（同）中國之生活狀態，且染中國之禁忌。後書謂「東夷似中國人」，魏志又獨繫箕子之教于樂浪東部之純粹濶貊部中，明其中國化之顯著』（東北史綱一六）。

[都]國于東北

傅師曰：『中國之殷代，本自東北來（元注：『說詳傅斯年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槃謹案師此一文稿，尙未整理付印。今已刊行者有夷夏東西說，其一章可參考也。元文刊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又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冊中編下）；其亡也向東北去（元注：箕子之朝鮮）。……東北之濶貊人，當卽箕氏建國之所本。箕氏朝鮮或尙及於今鴨綠江以北，不徒以今大同江流域爲本體。貊人之東向，當予本地土箸以大打擊。所謂韓人，或卽朝鮮半島之土箸，迫于貊人及燕、秦勢力而南保者；其中更合以自海上來、自中國往各樣之成分耳。箕氏朝鮮，或不能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若干封建的部落。衛滿承之，收集漢人，威服四鄰。所建國家之大，箕氏或未有也』（同上書一一七）。

槃謹案濶族之國于朝鮮東境，在漢代則然。檢後漢東夷夫餘國傳云：『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濶地也（集解：『沈欽韓曰：二統志，奉天府開原縣，扶餘國地』〔八五、三〕。案卽今遼寧省開原縣）』；又高句驪傳：『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濶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東夷相傳，目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八五、五下——六上）；又句驪傳：『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八五、六下）。（魏志東夷高句驪傳作：『句驪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依小水作國』。餘同。盧氏集解：『丁謙曰：西安平爲馬訾水入海處（元注：馬訾水卽鴨綠江），乃今九蓮城（案在今遼寧安東縣東北二十五里）東北安平河濱地。小水發源縣北，則卽襄陽河無疑』〔三十、二七下〕）；又東沃沮傳：『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魏志同。盧氏集解：『丁謙曰：蓋馬大山卽朝鮮平安道與咸鏡道分界之山，其山南北行千餘里，連接不斷』），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濶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可折方千里。……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八五、八上。魏志作：『其言語與句驪大同，時時小異』〔三十、三十下〕）。據此則夫餘元亦濶地。高句驪爲夫餘別種，句驪、東沃沮又高句驪別種，

可知濶族及其別種地區分布之廣。以齊桓公亦嘗北伐穢、貊(管子、已見上『國』)，則疑穢、貊初居，本在中國東北境。厥後則南下而立國于朝鮮，是爲漢代之濶國。其別部亦不盡他徙，若夫餘、高句驪、句驪、東沃沮諸國是也。東北史綱有秦漢間在東北各民族分布圖，便於參考，今據以複製，附之如篇後。

[存滅] 漢武帝元朔元年秋，降，爲蒼海郡。

漢書武帝紀：『秋……東夷歲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六、十上)。

補注：『先謙曰：食貨志，彭吳開道，通歲貊、朝鮮，置滄海郡』)。

孤 竹

[國] 孤竹。

國語齊語：『遂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六、十) (管子大匡、小匡、史記齊世家等略同)。

或作『觚竹』。爾雅釋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七、八) (路史國名紀甲又後紀四炎帝參盧篇亦作觚竹)。齊世家索隱引爾雅作孤竹)。

或曰『夷』。管子小匡：『北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八、十七上)。

亦稱『蠻夷』。說苑權謀：『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十三、七)。

[爵] 諸侯。

括地志：『殷時諸侯』(周本紀正義引)(四、十一)。管子小匡：『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乃北伐令支，下鳩之山斬孤竹』(七、十四)。案『諸侯』與『侯』，皆五等通號。孤竹爵稱，未知當屬何等。

[姓] 或曰墨胎(胎一作台，亦作怡)。或曰：胎，氏也；姓墨。或曰默台氏，本姜姓。或曰蓋卽目夷氏，則是殷後子姓。

應劭曰：『孤竹城伯夷之國也，其君姓墨胎氏』(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令枝縣孤竹城注。史記伯夷傳索隱引〔六一、八〕。今本漢志無此文)。

或作『墨台』，見皇侃論語集解義疏(三、十七下)。

或曰：『胎，氏也。姓墨』（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同上葉）。論語公冶長篇邢疏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五、十下）。謂伯夷姓墨，是謂孤竹國姓墨也。

或曰：『墨卽默字，『台』卽『怡』字，本姜姓國。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爲默台。成湯之初，析之離支，是爲孤竹。見路史後紀四炎帝參盧篇（十三下）。姓纂一屋竹姓條（十、七上）、通志氏族略二竹氏（二六、三一上）、姓鑑七虞復姓孤竹條引姓考（二、五一），並亦云姜姓。張澍曰：『周書怡峯傳云：「本姓默台，避難改焉」。則台卽怡字。蓋姜其姓，默其氏。台是夏后所封國名，其後封孤竹，遂以默台爲氏耳』（姓氏辨誤三十、九上）。梁玉繩說同。又曰：『台作胎，非也』（元注：台有胎音，故誤）；又曰：『默、墨古通』（人表攷二、三六上）。

或曰：『殷後分封有目夷氏，或卽墨胎氏』（史記地名考葉一四）。

[始封] 或曰：炎帝後。殷湯時封。或曰：殷後分封。

炎帝後說、出路史後紀四，已見前引（又見同書國名紀甲孤竹條）。

殷湯所封說、出史記伯夷列傳索隱。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按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正義、論語集解義證三、十七下『三月』作『正月』）。帝王世紀：『湯十有八祀，封墨胎氏孤竹國』（方輿紀要十七直隸八永平府盧龍縣孤竹城條、癸巳存稿十讀史記伯夷列傳篇引）。閻若璩云：以授時法推之，丙寅爲商湯十有九祀三月之二十一日（詳尚書古文疏證六上、三八）。視世紀之說，差後一年。

殷後分封說、出史記地名攷，已引見前『姓』。

[都] 今河北盧龍縣西有孤竹山，孤竹城在其北。或曰：城在今盧龍縣南十二里。或曰：在縣東。或曰：縣西北三十里。或曰：孤竹城非舊名，蓋後人所託。或曰：疑在大河北岸，齊伐山戎至太行所經。

漢志遼西郡令支縣元注：『有孤竹城』。補注：『一統志：孤竹山在盧龍縣

西，孤竹城在其山陰』（二八下、五二下）。括地志：『令支故城，在平州盧龍縣西七十里』（王應麟逸周書王會篇補注引）。朱右曾曰：『今在永平府遷安縣西』（逸周書集訓校釋王會篇葉一九三——一九四）（同上漢志補注引一統志，說同）。案今遷安在盧龍西北三十餘里，括地、一統、朱氏所指，當是一地。

括地志：『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十二里』（伯夷列傳正義引。封禪書正義引作一十里）。案括地此文，與前引說異。

寰宇記平州盧龍縣條：『孤竹城，在今縣東。……又按縣道記，孤竹城在肥如城（案肥如，漢縣。記云：唐武德三年，改肥如縣爲盧龍縣。清一統志：肥如故城，今盧龍縣西北三十里）南二十里』（七十、十一上。路史國名紀甲引作十二里）。

路史國名紀甲：『今平州之盧龍東有古孤竹城，小白之所至』（十六上）。

案孤竹城址，諸家之說微有出入。國策地名考以爲『故蹟已不可考，城或後人所築而冠以故名云』（十八、九）。戰國策釋地亦曰：『漢志，令支有孤竹城。令支，在今永平府（案府治卽今盧龍縣）東北。今府西十五里有孤竹城，蓋後人所築被以古名也』（卷下三一上）。

史記地名考：『水經注，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逕孤竹城西，右合玄水。玄水自肥如來，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孤竹城，今河北盧龍縣南。又有孤竹山，在縣西。殆出附會。謂齊桓伐山戎過此，亦不可信。說詳離支條（案元文別引見令玄『都』）。……疑在大河北岸，齊伐山戎至太行所經』（葉一五）。案孤竹或嘗遷國，亦未可知。

搜神記：『漢不其縣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十六、二下）。此說甚異。云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爲孤竹君之棺，是附會此說者亦以孤竹國在遼西郡矣。而起句乃云漢不其縣（故城在今山東卽墨縣西南）有孤竹城，前後違戾；且不其縣有孤竹城說亦別無所見。蓋譌文也。

[存滅]

春秋時代，唯齊桓公世一見。齊語與管子小匡並言『斬孤竹』。韋昭云：『

斬，伐也』。管子注云：『斬其君』。二說意義不甚同。齊桓斬孤竹，孤竹是否由是絕祀，未詳也。

春秋地理考實莊公三十年山戎條引齊語韋昭解：『二國（孤竹、令支），山戎所居』（二五二、二一下）。案今國語各本皆作：『二國，山戎之與也』。是也。江氏所引，未詳何據（疑或傳刻之譌），雖止二字之差，然其義迥異。管子輕重甲：『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支（令支）』（二三、十七上）；又輕重戊：『代之所以弱于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二四、二三下）。孤竹、離支，齊桓公時各自爲國，元自明白。齊語云：『遂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而南還』。山戎，令支、孤竹三國本平行並列。而春秋止書『伐山戎』，蓋山戎強大，故令支、孤竹略而不書耳。韋昭以二國爲山戎與國，亦理或然也。若易作『二國山戎所居』，一若謂二國此時已亡，其地遂爲山戎所居者，斯誤之甚矣。

戎由

〔國〕戎由。

戰國策西周策：『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戎由，遣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戎由卒亡，無備故也』（卷二、葉二上）。

或作『仇猶』，省作『仇酋』（譌作仇首）。同上篇高誘注：『戎由，狄國。或作仇首也』。銅熨斗齋隨筆：『案「首」乃「酋」字之誤。史記樓甘列傳作「仇猶」，索隱引高注正作仇酋。酋乃猶字之省』（卷三、葉十三上）。案高注呂氏春秋權勸篇亦作『仇酋』。

說文繫傳口部引呂氏春秋同上篇作『戎猶』。

通典一八〇泗州漣水縣條作『戎猶』。又云『𠙴，音仇』。是『戎』又或作『𠙴』。

或作『戎繇』。呂氏春秋同上篇：『中山之國有戎繇者』（卷十五、葉十一上）。

或作『仇由』。『由』，一作『繇』。韓非說林下：『知伯將伐仇由』。識誤：由，『吳師道引此作繇』（葉七一〇）。案路史國名紀己引；又御覽三百四引呂氏春秋，並作『仇繇』。

或作『仇吾』。路史國名紀己：『仇吾，一曰仇繇。韓子云：仇繇，小國，

爲智伯所滅。後有仇吾氏』(葉四五)。

徐中舒曰：『左傳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躡帥九州之戎……以納王于王城……」；國語鄭語：「謝西之九州」；禮記祭法：「共工之霸九州也」。此諸九州，皆指北至太行、南至三塗、東至陽城、大室、西至荆山、中南的九州。……九州名稱轉變最繁，各書所載有種種不同。逸周書伊尹獻令作仇州、戰國策西周策作柂由……並爲九州的對音』(再論小屯與仰韶。安陽發掘報告三期葉五四三——五四四)。如徐氏說，則柂由亦作『仇州』，又作『九州』。

丁山父先生曰：『(卜辭)「……九晉……」(前六、六一、六)、「戊午卜，殷貞，勿呼禦^𠂇于九晉，弗其隻」(續五、一六、八)、「戊午卜，殷貞，勿呼禦^𠂇于九^𠂇，弗其隻」(前六、四〇、1)、「辛巳卜，行貞，王^𠂇父丁歲口宰，赦，亡尤，在自^𠂇」(通纂甲二、中村八)。自^𠂇、九^𠂇，俱爲九晉異名。晉在戎祖己自則又省爲^𠂇，與背甲刻辭合。晉象盤孟，而^𠂇則似舟。周官宗伯司尊彝「裸用鷄彝、鳥彝、虎彝、雌彝，皆有舟」，鄭司農注曰：「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所以奉獻」。今俗用托茶盞的「茶船」，蓋其遺製。……承槃之槃，古文亦从舟作^𦥑。意者晉象承槃，其下有座，音則讀若舟。九晉，疑卽仇由。……呂覽權勳作柂繇(槃譏案原本作繇)，且以爲中山國之部族；說者謂今山西孟縣東北半里之仇猶城，卽其遺址。而漢之臨淮郡亦有柂猶縣。說文作柂猶，云「柂，高氣也，从口，九聲」。柂亦从厃，九聲。無論作柂由、作柂猶、或作仇繇，要其字本當作「九」也。若「由」字，載記或作繇、猶，并無正字，疑皆晉字音譌。……漢書路博德傳：「德，西河平州人」。平州，地理志作平周。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華周，說苑善說、雜言俱作華舟。是州、周與舟，音同字通；則卜辭所謂九晉，亦可讀爲九州。昭公二十二年左傳：「晉籍談、荀躡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杜注：「九州戎，陸渾戎也。十七年滅，屬晉」。按左傳昭公十七年，晉滅陸渾之戎，未嘗有晉改陸渾戎爲九州戎之說。山謂：籍談勤王所帥九州之戎，當卽戰國人盛稱之仇由氏。觀焦、瑕、溫、原四邑皆在河北，九州之戎宜亦自河北來。晉旣勝陸渾于社、于陰，卽留九

州之戎于陰地。此仇由氏之初遷也。哀公四年左傳：「楚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大夫士蔑遂執之，以畀楚師于三戶」；且云「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之戎遂又爲楚有。不知何年，楚又遷九州之戎于今之安徽泗縣、江蘇宿遷間，于是漢因九州之戎所居、而于臨淮郡置夾猶縣。此仇由氏之再遷也。臨淮之夾猶，當自中山輾轉遷來。卜辭所謂九鬯者，固必求諸中山國附近矣』（殷商氏族方國志九畧條）。如丁先生說，則夾由、卜辭作『九鬯』。『鬯』，或作『鬯』、或作『弔』。隸釋爲『九鬯』。

槃謹案丁、徐二先生謂夾由卽九州戎，以字音言，此固可通，而其實則異。如丁先生之說，夾由初國于中山附近；昭二十二年，晉大夫帥九州戎納王于玉城，留九州戎于陰地，爲夾由之初遷。今檢國語鄭語，鄭桓公謂史伯曰：『謝西之九州何如？』此西周末年事也；又昭四年左傳：『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此昭四年左傳也。由是言之，豫西、渭南羣山中之有九州（本傳師羨原說），由來已久，不待昭二十二年之留九州戎于陰地始有是名也。

復次夾由初國于中山附近，舊說謂在今山西孟縣東北半里。智伯之滅之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云：『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韓非子說林下作『而道難不通』），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廩繇之君將斬岸堙谷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赤章蔓枝……斷轂而行，至衛七日（韓非作『至於齊七月』）而廩繇亡』（卷十五、葉十一）。案夾由此時尙依山爲險、能自主獨立，知伯雖欲伐取之而無如之何，則此時之夾由，必在其故國故居之夾由，非昭二十二年（周景王二十五年。520 B.C.）以後附屬於晉、可隨意指使之夾由也。智伯，淮南子精神篇高誘注以爲智襄子，襄子『之恨在心』（同上國語。章解：恨，戾也），嘗與趙、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既而又請地于韓、魏、趙（趙世家），與赤章蔓枝所謂『貪而無信』者合，則高誘以知伯爲知襄子，當是矣。知襄子之爲晉卿，在戰國晉出公、懿公之世。于此之時，夾由尙居故地，然則見于西周末以暨昭四年（景王七年。538 B.C.）、二十二年之九州戎，

其非柂由，亦可知矣。

徐氏仇州卽柂由之說，亦有可疑。據逸周書伊尹四方令，仇州在『正東』，王應麟注以爲『海中州』；陳逢衡補注：『或云：浙江杭州府有仇山，在餘杭縣北十五里，下有仇溪，不知卽仇州故址否也』（補注本卷一七、葉八四上）。案王、陳二氏說未可知。然仇州在殷商正東，而戰國時之柂由則當殷商西北，是一問題也。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有柂猶縣，補注：『一統志：宿預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漢爲柂猶縣，晉改宿預』（前漢二八上三、葉十四上）。卽今江蘇宿遷縣也。此一柂猶，與逸周書之仇州方位正同。然亦別無佐證，當存疑。

丁先生所指卜辭之九鬯，其卽伊尹四方令之仇州歟？抑爲東、西周之九州歟？將爲戰國時之柂由歟？今則尙未能論定。存參焉可矣。

〔爵〕

路史國名紀已列柂由于周世侯伯篇。以柂由爲侯伯之國，未詳所本。

〔姓〕

呂氏春秋權勳篇以柂由爲『中山之國』，蓋謂其爲中山國之部族耳。案中山亦名鮮虞。其姓，或曰子（商後）、或曰姬（周後）。其種人，舊說以爲白狄之別部（別詳譏異壹柒玖鮮虞『始封』）。今曰柂由爲中山部族，二者間之種姓關係則未知何如也。

〔始封〕

參前文。

〔都〕 今山西孟縣外城有仇猶城。

括地志：『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史記樓里子甘茂列傳正義引。卷七一、葉四）。程恩澤曰：『孟縣，今屬平定州，東北半里有仇猶城』（國策地名考卷十八、葉二一）。

今江蘇宿遷縣東南有漢柂猶縣故城（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此與春秋、戰國時之柂由，關係未詳。

春秋時代之穀、孤竹、汝由、義渠

〔存滅〕戰國時爲知伯所滅。

知伯即知襄子，詳上『國』。

韓、魏于晉出公二十二年（周貞定王十六年。453 B.C.）共滅知伯。知伯之滅汝由在何年，無考。

義渠

〔國〕義渠。

見逸周書王會又史記篇、國策秦策、史記六國表等。

或作『儀渠』，見墨子節葬下、列子湯問（參下『始封』）。案儀、義字通，舊籍習見，古人論之矣（詳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篇上『以已出經』條、王引之經義述聞二、十三、十五、十八、劉師培左盦集一義土釋）。

或稱『戎』。後漢書西羌傳：『及平王之末……戎逼諸夏……於是……涇北有義渠之戎』。

以其部族居西方，故亦稱『西戎』。史記匈奴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絲諸、緄戎、翟獮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

亦或曰『蠻夷』。秦策二，陳軫謂秦王：『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史記張儀傳同）。

〔爵〕王。

後漢書西羌傳：『及晉悼公……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注：左傳昭公元年。）後四十四年（秦時魯定公十三年、晉定公十五年、周敬王二十三年。497 B.C.）……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案義渠稱王，戰國時尙然。史記六國表：秦厲公三十三年（444 B.C.），『伐義渠，虜其王』。（秦本紀同）。

〔姓〕

〔始封〕

路史後紀四炎帝參盧篇注：義渠，少昊後。

岑仲勉曰：『列子湯問：「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彌冑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廬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文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黃帝篇作登遐。）墨子節葬下略同，惟儀渠下無「文康」字。儀、義古今皆同音，儀渠卽史記義渠，絕無疑義。……括地志：「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由漢地志北地郡有義渠道觀之，或尚可信。吠陀文謂火曰 agni，焚曰 dagdha，其相當之古伊文曰 dagha，合言之，則 agnidagdha 為火葬，如冠首元音不寫出而拆分兩音，斯 gnīgī da(n)g gha 正相當於「義渠登遐」ngjē giwo teng gha 之切韻音寫。焚則冒煙，列子以「煙上」爲登遐，音義均合。申言之，「義渠登遐」，猶此云火葬也。據吾人所知，agni 又爲後來哈喇沙爾之國號，已得古代文件證實。漢譯焉耆或員渠（據錢大昕考異），是否與義渠偶爾同稱，抑義渠西走，重新立國，材料缺乏，殊難作進一步之解釋。所可知者：(1)義渠語言顯有借用印度語言之處。公元後鄯善至于闐一帶官文書所行之佉盧瑟底文字，大體爲流行印度西北之印度俗語，中含若干土言。依斯坦因說，此種語言及書體，係因天山南路，上古卽有印度移民，非由佛教東傳之力。合觀火葬之證，義渠借用印語，未足爲異。(2)義渠得爲吐火羅族之一支。上舉佉盧瑟底文，與吐火羅語甲、乙甚相近。尤可注意者，吐火羅語甲卽爲與義渠國號相同之焉耆的方言。西域記一二曾載且末之西，有吐火羅故國（應在漢前）。又肅州一帶，舊說大月氏居地。月氏何族，迄無定論。然觀其在中亞所鑄錢幣，固用佉盧文，由是見吐火羅族之勢力，上古曾一度東伸，疑義渠屬此族，尙無大忤。至胡懷琛氏言火葬之俗，與宗教拜火有關，則略涉誤會。蓋火敎之嚴格敎條，火爲神聖，不得汚穢，故不用火葬；死者之屍，昇放露臺上，任鷹隼啄食其肉盡，乃拾骨埋之。列子所云：「彌冑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廬成爲孝子」，恰是描寫此種習俗。洪範：「火曰炎上」。炎猶火也。然則炎人之國，卽拜火敎徒之國。炎人（墨子魯問篇訛『啖人』）乃漢譯對火敎徒之最古稱謂也。列、墨兩家位其國於楚南，亦可以反面映出墨翟非新來

自印度。婆羅門教雖同是敬火，但不如火教之甚，故得行火葬，此爲兩教相異之點』（兩周文史論叢三伏日紀始三義渠火教最古之漢譯）。

案岑氏以義渠火葬爲『登遐』之俗，『顯有借用印度語言之處』，又以吐火羅語與印度語之關係，因認義渠殆爲吐火羅之支族（榮案百子全書本博物志二異俗篇『秦之西有義渠國』條附周日用之言曰：『此事庶幾佛國之法且如是乎？中國之徒亦如此也』。疑義渠火葬之法爲佛國之法，岑氏之先復有周氏）。此似可備一說，以俟專家論定。至路史『少昊後』之說，未詳所本。秦之上世亦溯原少昊（參譏異冊四、葉三八四—三八五）。羅氏豈以義渠之居與秦近，且多交通，關係密切（詳後），故以虯度、以爲出于少昊歟？然義渠乃有『戎』與『蠻夷』之稱（參上『國』），不與同中國（史記張儀傳，犀首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燬焚杼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是以義渠爲中國矣）。豈其民則戎夷，其君則固少昊後歟？史記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案義渠戎王與秦宣太后亂、有二子矣，是必義渠戎王通曉華言矣。義渠戎王果其爲中國人歟？將交通中國，多歷年代，其俗不免華化，而其部族則仍其爲戎夷歟？

[都] 今甘肅寧縣有義渠城。慶陽、寧、正寧、合水、環等縣，並其地。

史記匈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索隱：『今在北地郡』。
正義：『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卽劉拘邑城，時爲義渠戎國，秦爲北地郡也』（一本寧州下有原州二字）。

廣韻去聲映四十三慶：『亦州名，周之先不窶之所居。春秋爲義渠戎國城。本漢郁郅縣，魏文置朔州，隋爲慶州』。

清一統志慶陽府：『春秋時爲義渠之國』。

國策地名考十六義渠條：『今甘肅寧州有義渠城。凡慶陽一府，皆其地』（竹書義證十四、九二下、逸周書補注十八、十八上說同）。案清慶陽府，統有今甘肅慶陽（府治）、寧（寧州治）、正寧、合水、環五縣之地。

後漢西羌傳：秦惠文王改元十一年（314 B.C.），『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

城』。注：『徒涇，縣名，屬西河郡』。集解：『先謙曰：涇誤，當作經。李兆洛以爲在山西境』。如章懷注及集解之說，則戰國時義渠乃在漢之西河郡、或在今山西境矣。而其實不然也。黃山校補：『柳從辰曰：秦伐義渠、因取徒涇、其地當與義渠近接。義渠今地既爲今甘肅慶陽府甯州西北界，其州東南卽接今之涇州。傳所謂徒涇二十五城，疑卽在今甘肅涇州境。至前漢西河郡之徒經，今地雖不可考，然漢西河郡爲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地，相距遠矣。且涇、經字異。章懷此注，顯誤。謹案前志西河郡有徒經，無徒涇。就郡求縣，則涇字之誤，所當先正。然注誤而傳文必不誤。以義渠本涇北之戎，其地宜言涇也。又前志北地郡雖有義渠道，而在七國時，義渠戎地旣屢爲秦削；及後秦滅義渠，猶開置隴西、北地、上郡三郡，其大可見。章懷乃以漢之義渠縣釋秦之義渠戎，亦明有不合。但西河地連塞外，孝武時始置郡。如謂義渠戎前已兼有徒經之地，亦必無此理，故仍以柳說爲最得其近也』。案柳、黃二氏以義渠之徒涇爲今甘肅涇州（今爲涇川縣。今崇信、鎮原、靈臺三縣，舊皆涇州屬縣），當是也。

逸周書王會篇已有義渠，則義渠與中國之交通，宜在上世矣。朱右曾曰：『涇北義渠，乃戎之內徙者。其始所在，未聞』（逸周書集訓校釋王會篇）。岑仲勉曰：義渠爲吐火羅族之一支，本印度移民，初居天山南路。春秋時代始徙殖隴西（詳前『始封』）。案岑說參存可也。

[存滅] 周成王時來朝貢，見逸周書王會篇。穆王時，左史戎夫言：義渠以嬖子兩重亡其國，見同書史記篇。蓋亡而復興。秦惠文王後十年，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見史記秦本紀（六國表作惠文王後十一年）。秦昭王三十五年（周赧王四十三年），滅義渠，置隴西、北地、上郡，見後漢西羌傳。漢文帝時，餘衆來降，見新書匈奴篇。

今本竹書：武乙『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是殷末、義渠已

有國矣。然今竹書此說，未詳所出。

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宣太后詐殺義渠戎王，遂起兵伐滅義渠，史記志疑四引大事記，謂在周赧王四十四年、當昭王三十六年。（271 B.C.）校西羌傳差後一年，未詳所據。

秦本紀：惠文君十一年，（顯王四十二年。327 B.C.）『縣義渠』。縣義渠卽滅義渠矣。此誤。同上史記志疑曰：『案「縣義渠」三字乃篆文。是年義渠爲臣，非爲縣也。其後九年，五國伐秦，義渠襲秦于李帛之下，見犀首傳；又後三年，秦伐義渠，取二十五城。至秦武王元年，復伐義渠，見本紀及年表。又范睢傳，秦昭王曰：義渠之事，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匈奴傳曰：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蓋是時始縣之。……若如此（本紀）所書，惠文前十一年已滅爲縣，則必更置令長丞尉，惟命是聽，安得後此有如許事乎？』案梁說是。六國表惠文王十一年作『義渠君爲臣』。臣爲屬國，不可遂以爲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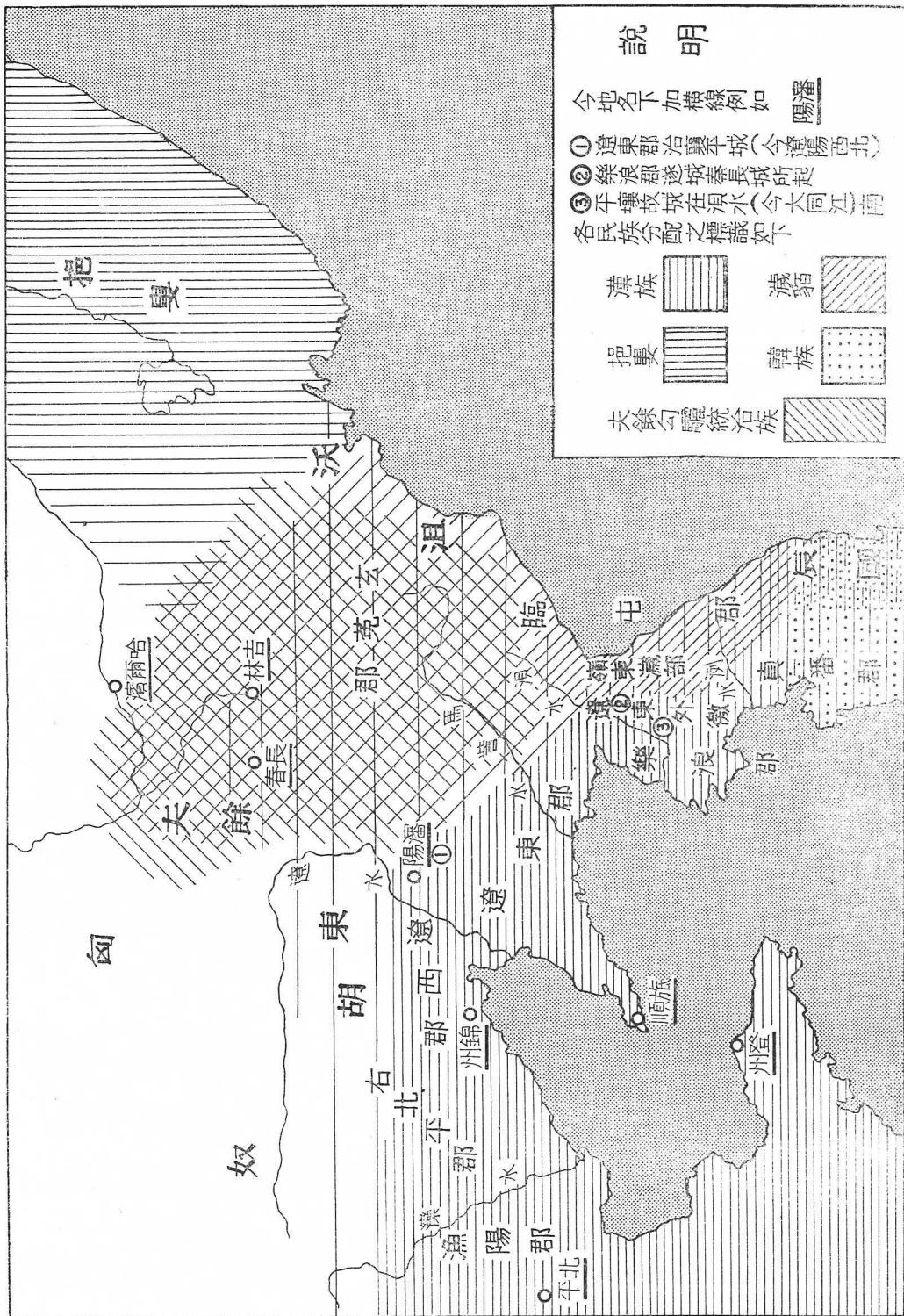
賈誼新書四匈奴篇：『竊聞匈奴當今遂羸……而建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建隆，二十二子本無『建』字。盧校引別本有）。案如上引西羌傳，義渠于秦昭王三十五年已滅，而賈誼于漢文帝時著論，謂尙有義渠來降，豈其殘餘未盡滅亡，仍以義渠爲號者耶？果爾則史記匈奴傳言昭王『伐殘義渠』，未如西羌傳言『滅之』。殘之與滅，固自不同，而賈氏之言，得其實矣。

蒙文通曰：『蓋義渠旣滅，餘衆北走，於後爲匈奴，居河套南北』（大戎東侵考。禹貢六卷、七期、葉十四）。案賈誼前文，匈奴之與義渠，相提並論，是義渠與匈奴有別矣。蒙氏乃謂義渠之餘衆爲匈奴，豈其然哉！

五十八年冬月于南港舊莊

說明

今地名下加橫線例如
瀋陽
①遼東郡治襄平城(今瀋陽西)
②樂浪郡遜搖秦長城所起
③平壤故城在𬇙水(今大同江)南
各民族分配之標識如下



春秋時代之穀、孤竹、采由、義渠